

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隐形伴侣

张抗抗/著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张抗抗 著

隐形伴侣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80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太阳沉落之后，原野在那片黛紫色的云霭下耐心等待了许久。漫冈的草尖尖上，闪烁着阳光未曾燃烧净尽的火星子。那一个整个夏天，夜都是来得这么磨磨蹭蹭。直到它终于将那些金灰色的萤火虫，一只只收进自己的黑口袋，疲倦地匍匐歇息，浑蓝的天空才突然一下子不见了。

钻过围墙东头那个破土洞时，她的舌头死死抵住了自己的牙缝，惟恐那怦怦乱跳的心，真会弄出什么动静。鼓鼓的帆布书包，蹭着洞壁啪啪直往下掉沙粒，在静悄悄的野地里，像军训实弹演习时落地的炸弹崩响。那会儿她浑身的毛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，头上一对刷子似的小辫儿变得硬邦邦，好险没把她自个儿卡住在洞口。

一阵苦涩的蒿草气息扑面而来，这是围墙外才有的青草味。她直起身子，望见那片空荡迷茫的旷野，模模糊糊，像一团弥散的浓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又袅袅地吐出去，站定了，惶惶四顾。

他在哪里？

凉丝丝的夜露，伏在密匝匝的草叶上，蛇一般地从脚脖上爬过，又缠在鞋面上，脚指头粘湿滞重起来。在江南冬天的水田里

踏荸荠，瑟瑟搜寻稀泥中坚冷的硬块。初中最后一年下乡劳动，依依哭着离开那田埂上铺满蚕豆苗苗的小村落。这农田鞋下，是土豆地。头上是高粱穗、苞米须子，如重重叠叠的围墙，重重叠叠的黑夜。穿过去、穿过去，却总也穿不过去……

他呢？

手电筒早已攥出了汗，像一截刚刚洗净的紫皮甘蔗。假如按亮它呢，就只按一下。夜如此严厉陌生，吞没了树影和最后一线晚霞，连灰蓝的天空，连银白的星星，连油绿的风，连迅疾地包围她的那些蚊子，都掩藏得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一片嗡嗡的声浪。嗨，北大荒，望不见一星灯光、一点渔火的寂寂原野，才有这样无边无际的夜，这样无穷无尽的黑色。像开春时浸透雪水的油黑的土地，黑得那么全心全意……

手里的电筒终于闪了一闪，从她头顶的一棵小榆树梢忽地掠过。

她打了一个寒噤。

几道横七竖八的铁丝网，从围墙顶端匍匐过去，在黑暗中发着幽幽的冷光。如一面巨大的网，从天空俯撒下来。土墙的拐角上，两座残破的岗楼依稀可辨，遥遥相对，像两只窥探的眼睛，鬼鬼祟祟地眨动……

到了放风时间？脚下会有纸团扔过来？也许就要高呼口号，将热血染红铁窗。英雄为什么总是要被囚禁？无论怎样牺牲都是英雄……

那曾是多么虔诚的渴望。可恨晚生了十年，铁丝网的象征竟会有如此根本的区别——大批大批的知青代替了那些蓬头垢面的劳改犯。这残留的土墙、岗楼、瞭望台……时时提醒着他们，这是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、劳改农场、劳改……

她毛骨悚然。她从未一个人在墙下独处。尤其在野外，在簌

簌夜风中，那个巨大的黑影，像一座墓冢、一个牢笼、一个洞穴，渗透出阴森森的凉气。

蒿草窸窣响动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：

“关掉手电！”

一双温热的大手，从身后环过来。她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热烘烘的汗气与烟味混杂的男人气息。她把头靠在那宽宽的肩上，舒了口气；又紧紧箍住了他的脖子，把身子缩成一团，埋进他怀里。

他很快放开她，侧过身子，如一只竖起耳朵的警觉的猎犬，急急地说：

“听！什么声音？”

……像是冬天旷野里秃秃的电线杆上怒吼的北风；像是融雪田野甸里远远的狼嚎；像是开闸奔涌的河水，哀怨悲怆地旋转；又如一群受了伤的小鸟，在嘤嘤地诉说什么……一种忽高忽低，忽强忽弱的颤音，参杂不齐地，从围墙里隐隐传来。

“是哭声。”她说。“我们排的南方女生，刚才全哭了。”

“哭什么？”

“她们收到家里来信，钱塘江发大水了，要冲进城里来……有人说，见不到姆妈了。一个人哭开了头，两个人哭，最后大家都抱在一起哭了起来，哭声一团团象打雷，快把屋顶掀掉了，有人哭得抽筋……”

他打断她：“把手绢给我。”

“做啥？”

“给我。”

她摸出手绢递他。手绢叠得方方正正，有一股香皂味儿。

他在手里捏了一把，还给她，好像还笑了一笑。

“想不到，你倒没有哭嘛。”

“是没有哭。”她也笑笑。“她们刚刚开始哭，我就走出来了。”

小时候，妈妈去上班，她可以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哭到妈妈回来。妈妈！可她自打离开家，就没给妈妈写过信。她哭什么？眼睛鼻子，都麻木麻木。

“有没有人看见你出来？”他想想，追问一句。

“没有。她们只顾哭了。”

“郭春莓呢？”

“她也没有哭。去寻杨大夫了，说要给大家打镇静剂。”

“哦，毛巾牙刷带没带？”

“带了。还有钱和粮票……”

他默不作声，她听见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咯地响。

“好，我们走吧。”他终于说。

“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跟我走好了。”

“是到佳木斯去看电影吗？还是……”

“同你说，不要多问了。”他有些不耐烦地揽过她的腰，重重地托了一把。

一条若有若无的小道，是上工的农田鞋从地头的草棵子里踩出来的，通往前面灰蒙蒙的大路。

她停下了，迟疑地抓住自己的书包带。

“我一定要晓得。”她说。

他狠狠地掰了一根草棍，折断了，扔在地上，低声吼道：“下午他们审讯我，你没看见？你要晓得，你老早就应该晓得，我们去哪里？——回南方，回杭州，难道还有啥别的地方好去吗？”

她倒抽一口冷气。

“回杭州？我，我还没请假呢！”

“请假？”他冷笑了一声。“亏你想得周到。”

她怔了一会儿，咬着嘴唇，半天，犹豫地说：

“那他们，他们会说我们，是……逃兵！”

“你慌了？”黑暗中，对面跳起两团灼人的火星，迸溅过来。“我还以为，假如没有一个人支持我，还有你哩。”他甩下她，径自朝大路走去。“实在的，要你一道走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你。我走了留下你一个，你就有苦头吃了。逃兵？这里又不是珍宝岛……”

声音远了些，脚步却又停住了。

……隐隐约约的呜咽，依然断断续续地回旋在那片四四方方的黑墙上空，似一群没有归宿、飘忽不定的游魂，在这异乡异地徘徊流浪……

一年前的那个傍晚，载着满满一车行李和人的“热特”，驶进这围墙时，有一只哭丧着脸的破锣扯着嗓子欢迎他们。丁丁哐、丁丁哐……从此钉紧了箱盖。

她飞快地追上去，紧紧挽住了他的胳膊。

脚步嚓嚓，分不清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。

她回身望了一眼那片土墙的暗影，奇怪自己对它并没有怎样的留恋。她在那墙里住了整整一年，一年中她从未幻想过离开这里，可突然，她和他，各背一只书包，人不知鬼不觉地穿过那土墙下的“清波门”，从从容容地走了。

好像哪儿有点不顺，不顺，别扭。总好像哪儿有点颠颠倒倒的……真的，颠颠倒倒。这条路，正好是朝着一年前来农场时相反的方向……

不过，同他在一起，当逃兵，好像也并不那么可怕。

狰狞的黑夜微笑了。小辫儿柔软地在肩上一跳一跳。

二

运气不坏。他们走上大道不久，从身后的七分场方向，射来两道光柱，一个蹦蹦跳跳的黑影，像只大跳蚤，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驶近。

陈旭在灯光中举起一本小红书。

车慢腾腾停下了，噤噤地响，像一只盛满沸水的锅炉，咕嘟咕嘟地冒泡。

“上哪？捎一段儿！”陈旭喊。

驾驶楼里有人探出脑袋来。脑袋又圆又大，剃得短短的头，像揭去白色的塑料薄膜；江南三月绿刷子一般的秧板田；嘴唇有些翘翘的。

“上窑地拉砖。”那司机答话。声音又尖又细，一股奶味。谢天谢地，倒不那么牛性。“你们上哪？”他问。

陈旭一手抓住驾驶窗，一脚跨上踏板，大声说：“去镇上新华书店排队，他们说明朝有新书卖。”

车跳一跳，走了。肖潇也跳了跳，差点让车给搁下来。她想坐在车厢板上，可厢板又短又窄，根本坐不住。她只好坐在“地”上。可车厢突然扭起腰来，这么一扭，甩她到左边；那么

一扭，甩她到右边；屁股墩得好疼，好像那是一只包裹，一只皮球，被抛过来，又抛过去。这破车厢！大概让那小司机当成个操场了，好开运动会……

陈旭冲她喊：“站起来算啦！”

“怎么站呀？”她猫着腰，死死抓着厢板前的铁条，根本没有可以扶、可以靠的东西，不如说是攥着。这是一只“拖船”，用来运粮食载化肥的，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人坐。哎哟！拖车突然狂颠起来，蹿上跌下，如一只浪谷中沉浮的舢板——她再也站不住，一个趔趄，差点甩出车厢去。陈旭抱住了她的腰，贴着她的耳朵大叫：“蹲下，同我一样！”

她蹲下，两条腿叉得很开。一阵灰沙迎面扑来，夹着砂粒，打得脸生疼。“砖粉，闭眼！”陈旭喊，一只手托着她的胳膊。那姿势一定十分可笑。苏联人怎么会发明出这样的交通工具。“文革”前看过齐齐哈尔马戏团的空中飞人，看得晕晕乎乎，头重脚轻。偏偏这种“热特”，还一个连队一辆，像《红旗》杂志似的……

她闭上眼。骨架子一定环环脱臼，五脏六腑也许换了位置，耳朵也好像碎成几瓣了，不知还有没有头发。最糟的是胃里头也开进了一辆“热特”，噎噎地窜动，随时会破裂。脊椎骨到肩胛，都被搓成了一团，全身灌满醋精，酸胀酥麻……她觉得只要自己一放手，腿和身子就会断成两截。

“陈旭……”她哀哀地叫他。

陈旭略一思索，抓起厢角里一块碎砖，往车头扔去。

“哐——”她的胸口猛地撞在厢板上，车停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那小司机又探出脑袋来。

“让她上你的驾驶楼去吧，她受不了了。”陈旭不由分说，把她连抱带夹地塞进了驾驶楼。“不会坐‘热特’，算不了农场的

人”。小司机嘟哝了一句。“哎呀，小心点，别碰了我的鸟。”他突然伸腿护住了座位下的一只盒子。

“什么鸟呀？”车上养什么鸟？

“前几天在水库翻地抓到的，它受伤了，我给它抹了红药水，不知能不能养好。养在宿舍里，早让那帮人烧吃了。草甸子里鸟可多了，什么颜色的都有……”车灯映出他脸上了一层淡淡的茸毛。

肖潇看不见那鸟的颜色，座位好高。真有闲心，开车还养鸟！

车又开了，颠簸并未减轻，只是有了抓手，便没有了恐惧。刚才他说什么？当然，谁没有坐过“热特”，谁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颠簸。

“……新书，现在有啥样新书值得半夜去排队？”小司机哼了一句，并不看她。

他要再往下问，就露馅儿了。陈旭干吗瞎说？不会说……说什么？说回杭州？可他为什么非回杭州呢？下午余指导为什么叫陈旭去谈话？……昨天晚上分场打群架，同陈旭有什么相干？陈旭又没动手……

车剧烈地晃动，车头歪到路边去了。

“操！”小司机骂骂咧咧地踩油门，勒紧了方向盘。

肖潇觉得他有些吃力，生出些同情。

“开车多久了？”

“嗯……十来天吧！我原是开‘东方红’的。”

“嗨，你学得好快哟！”

“这有啥难？机务排的老职工说，把馒头插在操纵杆上，连狗都会开，这玩意儿！”他撇撇嘴。

他竭力地说着东北话，肖潇却听出那南方话的尾音。

“宁波人？”

“温州。你们呢？”

“杭州。你……才十……六岁吧！”

“不，十五。”

“这么小也支边啊？”

“不小了。我爸爸……”他把后半句咽回去了。

车猛地一震，她弹起来。车轮子颤抖着，翻腾着，好像在宣泄心中的什么怨愤，从灰暗的公路上碾压过去。

什么碎了？是窗玻璃？热水瓶？瓦片？还是那只雪白的天鹅蛋？她从炕上裹着被单跑到屋外去时，男宿舍门口已经摆开了战场。幢幢人影，翻滚蠕动，扭结成团，痉挛的手，蹿跳的脚，狠狠地踹着黑暗——黑暗竟有这样的弹性和忍耐力。似乎大树被飓风连根拔起，飞梭与车轮互相绞割；呻吟、呼救、吆喝、咒骂，像塌方的土块，惊心动魄地砸落。被击碎的玻璃碴像炮弹掀起的尘埃，没头没脑地扣下……一道寒光嗖地掠过，是铁锹、二齿子、炉钩子、镐头！有人跳上了草垛，又惨叫着跌下，屁股上尖利的二齿子像扎住了一堆湿马粪；铁锹从空中飞过，一顶开花的帽子落在地上。她一个趔趄，触到一条胳膊，黑糊糊的粘液，凉兮兮地爬到她手指上。

“不许打人！”她扑过去。

“回去！”一只手粗暴地把她拉开，是泡泡儿，陈旭的影子。他上衣一颗扣子也没有，眼里冒着青蓝的烟。“这是男民兵训练。”他对她挤挤眼。

前天刚挂锄。鹤岗、双鸭山青年都回了家。连长呢？那个刘瞌拌，又喝醉了？谁来救救——救谁？谁打谁？

“服了你大爷不？”

泡泡儿的脚，踢在一个软软的物件上。一声惨叫。他为什么

换上了球鞋？他一夏天都只趿着一双拖鞋。他根本没有球鞋，球鞋早在支边列车开车时掉在窗外了。他就是穿着拖鞋下的火车。冬天穿靴鞅。

“忙子，服了你大爷不？”

“别打了，有理讲理。”一个瘦高个儿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穿一件深蓝制服。额下的镜片闪闪发光。

“管着我了？书呆子，走开！”泡泡儿歪着头看他，伸出一拳。

“打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。”他喃喃，去捡眼镜。是邹思竹，原先和陈旭一个学校的。

又推过来一个人。“魏华！”有个女声尖叫。魏华是鹤岗青年，新提拔的副连长，这会儿鼻青眼肿，两片嘴唇像切开的西瓜。泡泡儿拽住魏华的衣角，狠狠向上一提，衣服翻起来，像一只布口袋，把他的脸儿整个套在里头，露出腰以上的胸、肋，赤裸裸无遮挡，听任炉钩、脚掌落在那黑黝黝的皮肉上……

她浑身冰凉，腿发软，牙齿打战。她想喊陈旭。阵旭呢？这样打下去魏华会被打死的。

有人冲过来，抱一床花被子，没头没脑地盖在魏华身上。一根棍子啪地落在她腿上。郭春莓，她的好朋友。她来干什么？她扑上去拉她，她死活不动……

“行啦，别打啦。”

一个声音从她头顶上传来。陈旭站在阴影里，冷冷地捋着头发，那头发根本就整整齐齐。刚才他在哪里？

他去找来了车老板，送魏华上场部医院。

忙子瘫在草垛下。那只天鹅蛋呢？一定是碎了，中午在地头就碎了……

“车快拐弯了。”小司机突然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到地方了，你们该下去了。”

车毛手毛脚地停下来。在空中？海上？头晕目眩。

“新华书店在镇子大北头，门前有个便所。”小司机又探出身来叮咛。“要是碰上老乡的马车，再搭一段儿……”

她忘了说谢谢，脸有些发热，幸而黑夜里什么颜色都涂黑了。陈旭那个新华书店来得可真快，她可不会这么唬人。他们打架的时候他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快打完了他才出现？为什么非要人偷偷地离开农场，匆匆回杭州……

“才坐了十来分钟车，走了七、八里地。”陈阳望着“热特”跃入黑暗，把她肩上的书包摘下来，拎在自己手里。

十来分钟？倒好像横渡了一次大西洋。

三

月亮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一只小小的，同镰刀头一样弯弯的月亮，咧着嘴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。几缕深蓝色的云，在它周围悠荡，试图同它对话，却遭到拒绝。于是它们降落下来，将月色朦胧的大地，再罩上一层玄虚的夜雾——先前的黑暗，变淡漠了，先前的苍白，变模糊了。他们就在这被月光弄得